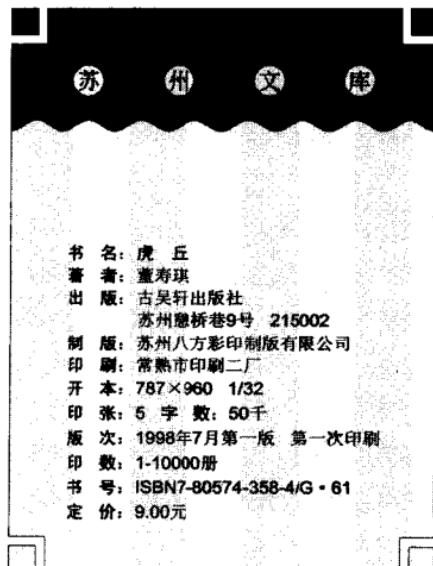


策 划：施曙华
责任编辑：洪 芳
责任校对：张丽华
责任印刷：何 洁
装帧设计：周 晨
摄 影：董寿琪
郑可俊



【目 录】

◆大雄宝殿	55
◆五贤堂	59
◆望苏台 小吴轩	65
◆虎丘塔	71
◆御碑亭	79
◆致爽阁 冷香阁	83
◆第三泉	89
◆拥翠山庄	95
◆万景山庄	103
◆后山	109
◆秀甲江南第一山	117
◆附录	137

头山门



晋代以前，虎丘之所以有名，一靠泉石幽奇、意境深邈的自然景观，二靠吴王阖闾的显赫名声。阖闾生前在此游乐，死后安葬于此，留下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自从东晋王珣、王珉兄弟舍宅建寺后，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，虎丘山寺（后改名为云岩禅寺、虎阜禅寺）发展成规模宏伟的寺院。南宋年间，被誉为东南“五山十刹”之一。最盛时，山上山下宝塔耸峙，佛殿连绵，僧徒云集，梵音悠扬，不啻是一处颇负盛名的佛教胜地。游客上山，多半是为了拜佛烧香。

历史是一条流动不息的长河。今天的虎丘已不再是一个宗教活动场所，但浸润在佛教背景中的名山，时时向人们展现它的文化光华和历史渊薮，散落在苍松翠柏间的佛教建筑，在现代旅游这一全新的含义上依然流光溢彩。今天，虎丘的入口处虽已改设在海涌桥的南端，但作为虎丘山寺的头山门，仍然是值得观瞻的第一个景点。

佛寺大多建在山间，其门也就称为山门。山门一般都有三个门，象征“三解脱门”，即空门、无相门、无作门。虎丘的山门原来仅有一门，乾隆二十二年（公元 1757 年），僧祖善开两旁门，形成现在的三



头山门(摄于 1900 年左右)

门格局。原来没有照墙，乾隆五十五年（公元 1790 年），僧祖通补建照墙。但门前是山塘街，街又濒河，实在没有隙地。于是因地制宜，把照墙建在河对岸，形成将街、河包含在山门、照壁之间的完整建筑，这样的布局是很少见的。照墙上嵌“海涌流辉”四字，揭示了虎丘在沧桑变化中的本来面目，也唤起人们对远古时代虎丘景观的一连串的遐想。山门左右门额分别题为“山青”、“水秀”，概括了江南风景的特色。前有古井两口，名“双泉”。临街照墙开洞门，以阻隔市尘的喧嚣。山门建筑共三间，庄重朴实，内悬“虎阜禅寺”匾，系康熙皇帝当年游虎丘时留下的御笔。民国七年（公元 1918 年），住持中照重

修头山门，把门正对寺塔的方向。入门远眺，只见绿树环绕之中，巍巍古塔高耸云表。这对刚跨进大门的游客来说，无疑起了引景的作用。

虎丘名称的来历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虎丘不但远望时像一只蹲着的虎，而且深入考察山体时，它的形体也全然像虎。头山门为虎头，门前的两口井正好是虎的双眸，两边对称的风墙仿佛是双耳，临河原有的石阶是牙齿，断梁殿为咽喉，原有的西山桥、东山桥为两前爪，山为虎身，树木为毛，塔就是翘起的尾巴。这不就是一头活灵活现的老虎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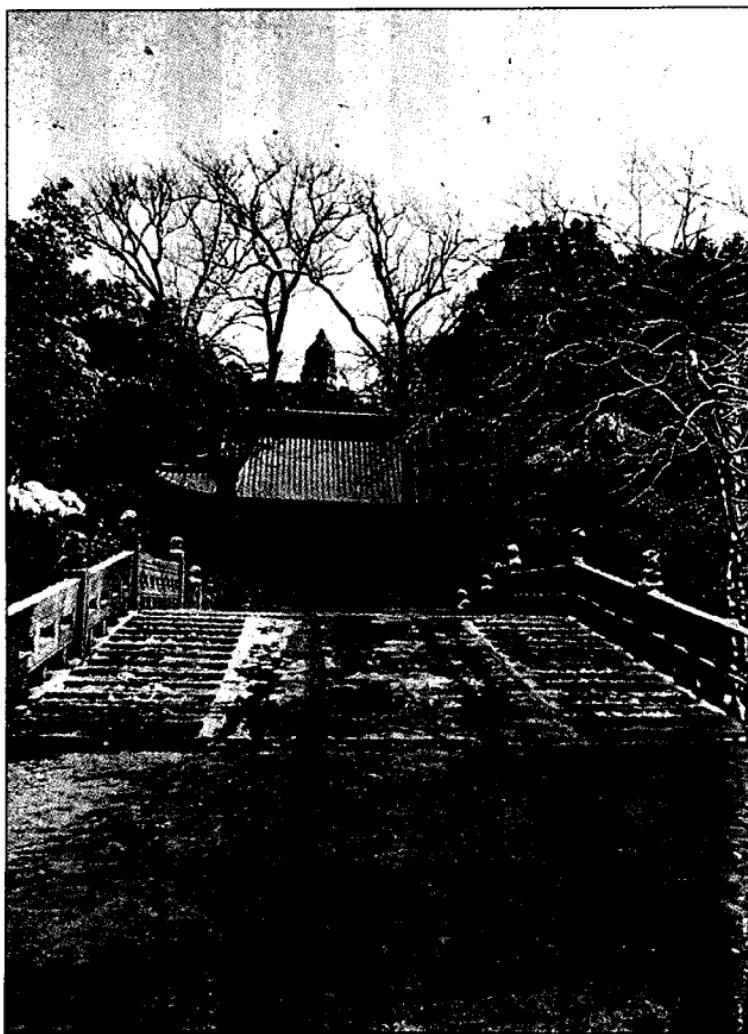
值得一提的是，头山门内壁嵌有一块立于乾隆二年（公元1737年）的《永禁虎丘染坊碑》，高一百五十厘米，宽七十三厘米。此碑原置室外，由于长年遭受风雨侵蚀，碑文已漫漶不清，但碑额上的七个大字仍然清晰可辨。从文献资料可知，碑文内容为当时官府颁布的严禁在虎丘设立染坊、保护河流水质的有关法令。明清时期，苏州是全国棉纺业的一个中心，和棉纺业相配套的印染业也相应发展，而当时相当数量的染坊都集中在虎丘、山塘一带。染坊的大量污水排入山塘河，绿波粼粼的山塘河变成了“满河青红黑紫”的臭河浜。既影响了百姓的生活，也破坏了优美的自然环境。山塘河水的污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。最后地方政府顺应民意，颁布了这一法令，并勒石告示，以志永禁。

海涌桥



穿过头山门，就是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宽阔甬道，两侧商店林立，生意十分兴隆。这种繁华的商业气象已延续了数百年之久。这里的商品主要是具有苏州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，如丝绸、苏绣、字画、扇子、澄泥砚等，既体现了传统特色，更反映了现代的工艺水平。过去，虎丘出产的纪念品也很有名，可惜有的已经失传了。例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七回，说薛蟠从苏州归来，带回许多虎丘出产的玩具，如“自行人”、“酒令儿”、“沙子灯”，尤其是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，与薛蟠毫无相差。宝钗见了，拿着细细看了一看，又看看她哥哥，不禁笑了起来。当时，艺人可在极短的时间内给游客塑出一副头像，和剪影相比，显然更生动一些。游完虎丘，你还能捡回自己的一个复制品，当然别有一番情趣。

甬道尽头，便是海涌桥。苏州古桥大都崇尚古朴实用，在桥栏处理上，除少数有浮雕和纹饰外，一般都不加雕饰。此桥选料优良，雕刻精美，是苏州石桥中少见的上乘之作。尤以两侧桥栏上雕饰的小石狮群最为引人注目，十二个小生灵个个形态生动，逗人喜爱。狮子在审美上代表威武，在佛门中是神兽，在民间习俗上又象征吉祥如意。在威风凛凛的



海涌桥

虎之山门口安排一群载歌载舞的狮子，更有倡导异类之间和平宽容、敦睦相处的深刻内涵。

在海涌桥上观景或摄影，也有“风景这边独好”之妙。把镜头对准正前方，虎丘山的大门断梁殿横亘眼前。再向前仰视，虎丘塔雄峙在断梁殿上方，镜面上映出一幅“古塔出林杪”的清新画面。古塔和断梁殿堪称虎丘山两宝，要把这两宝摄入同一镜头，海涌桥是最佳取景点。此时按下快门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走遍天下名山，看到的都是“深山藏古寺”的格局，只有虎丘山却是“山向寺中藏”。古人对此赞不绝口，“平生只见山里寺，今日来看寺里山”，“老僧只恐山移去，日落先叫锁寺门”，这类诙谐风趣的诗句，读来兴味就浓得多了。

海涌桥下是环山河，当年，白居易开通山塘河后，接着又沿山麓开凿了这条环山水渠。水渠开成后，虎丘山“溪流映带，别成仙岛。沧波缓溯，翠岭徐攀，尽登临之丽瞩矣”。

1956年苏州市政府园林整修委员会疏通河道，并在河上架设了这座造型优美的海涌桥。虎丘本来因受地形制约，殊少建桥。新桥集当时苏州建桥技艺之大成，不但恢复了昔日“仙岛”旧观，也为名山添上一景。

断梁殿



跨过海涌桥，迎面就是二山门。二山门亦称中门，俗呼断梁殿。此殿初建于唐，毁后重建于元至元四年（公元1338年），明嘉靖年间重修。虎丘建寺历史久远，规模宏大，现有建筑中，以虎丘塔年代最长，距今一千馀年；其次便是断梁殿了，距今六百六十年。断梁殿不仅古老，而且在建筑技术上有与众不同的特点，所以更引起今人的珍视。



断梁殿（摄于1908年左右）

断梁殿外观并无什么特殊之处，飞檐翘角，黄墙黑瓦，和一般的殿阁一个模样。形体也不大，面阔三间，进深两间，单檐歇山式。有趣的是，殿内正中圆木大梁在中间竟是断开的。大梁断裂，房屋岂不要倒塌？原来此殿在设计上，采用的是“四架椽屋分心用三柱”的方法。一般木结构的房屋，每间都有一根完整的主梁，三间当然需用三根。断梁殿选用两根一开间半长的圆木，代替三根一开间长的圆木，两根长梁各挑出中间开间的一半，形成悬挑式的受力构件。这样并不太稳，悬挑出的部分有可能因承载过大而折断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设计者又在挑出的两端设计了一排造型优美的斗拱，来托住悬挑出的大梁，使其有一个稳固的支撑点，以此达到平衡。经过六个世纪的考验，大殿一直安然无恙。为什么采用断梁这一形式？《虎丘新志》记载道：“其如此构造者，系摹仿旧制，盖虎丘旧有梁双殿，传为古迹。宋淳熙中有僧凡庸，好修造，尽毁之，故古迹湮没。后人重新结构，拟恢复旧观，亦以双木接成殿梁，俗呼断梁殿，其用意只为保存古迹耳。”

除志书的记载外，民间还有几种传说。一种说法是，断梁殿是元朝一位皇帝故意出难题造成的。那位皇帝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在虎丘山脚边造一座千年不倒的寺门，规定只能用专门配备的零星材料建造，不许使用铁钉。面对君王的旨意，别说草民百姓，就是高官大吏也往往是绝路一条。但这一次却

没有难倒聪明的苏州工匠，他们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匠师“赛鲁班”的精心设计，终于绝处逢生，用零星木料建成了坚固美观的殿门。皇帝听了禀报后，为了显示自己的风度，还发了些赏银。

还有一说和乾隆皇帝有瓜葛。他在南巡途中，下达了建造虎丘庙门的命令。时间非常紧迫，偏偏配料师傅不小心，配错了料；但限期马上就要到了，配料师傅走投无路，只得畏罪自尽。后来，工匠们得到异人指点，才用此巧构，如期完成了工程，乾隆非常高兴。自此以后，苏州工匠的名气更响了。

如今，皇帝老儿早已魂归西天，当年咄咄逼人的淫威也成了历史的泡影，但这座大殿依然坚固如前，耸峙在青山绿水之中。

殿内原有顾野王书“大吴胜壤”匾与康熙皇帝书“路接天阊”匾，均已毁失。由后人补书的“大吴胜壤”匾悬挂在殿南。顾野王（公元 519—581 年），吴县人，七岁能读五经，十九岁拜为太学博士，累官为黄门侍郎，是南朝梁、陈间的著名画家、学者，其墓在苏州上方山石湖旁，至今保存完好。殿北挂“含真藏古”匾，语出顾恺之《虎丘序略》，由现代学者梁漱溟书写。顾恺之（约公元 345—406 年），无锡人，博学多才，工诗文，尤善丹青，时人称他“才绝、画绝、痴绝”。他和南朝的陆探微、张僧繇，唐朝的吴道子并称“画家四祖”，在绘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殿内两侧原有频那、耶迦两位金刚的塑像，已



《直隶苏州府告示碑》

殿。殿后仍完好地保存着四块元明时期的石碑。碑以青石凿成，轻轻叩击会咚咚有声，所以又称“响碑”。四碑为元代的《虎丘云岩禅寺兴造记》和明代的《虎丘云岩禅寺修造记》、《苏郡虎丘寺塔重建记》、《敕赐藏经阁记》，是关于虎丘及虎丘塔修建情况的重要文献。

除了上述四块碑外，在二山门东侧还有一块《直隶苏州府告示碑》。碑立于明隆庆二年（公元1568年），碑文如下：

直隶苏州府为禁约事，照得虎丘山寺。往昔游人喧杂，流荡淫佚，今虽禁止，恐后复开，合立石以垂永久。今后除士大夫览胜寻幽、超然情境之外者，住持僧即行延入外，其有荡子挟妓携童、妇女冶容艳妆来游此山者，许诸人拿送到官审实，妇人财物即行给赏。若住持及总保甲人等纵容不举，及日后将此石毁坏者，本府一体追究，故示。隆庆二年十月。

此碑对研究明代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极有价值。